

左傳輯釋

十三

伊

209

13



左傳輯釋卷十七

日南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

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案衡

前年置一閏則此年春為十月十一月十月夏衛石惡

出奔晉寧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

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

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

門伊12
號209
卷13



左傳輯釋卷十七

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

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正義龍蛇二蟲共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

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王引之云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為

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為宋鄭之星非以東

方之宿房心為宋角亢為鄭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

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

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

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

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

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衡案：奉承其事，不敢有所後，是誠心事之也。故曰先事後賄，禮也。非冀免罪，是巧詐以事之也。

後薦賄副己心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衡案：宋會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趙孟曰：晉楚之

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及盟，齊秦不與焉。是齊之事晉未獲如他諸侯也。志晉志也。晉欲齊服從不敢貳，今往朝之是如其志也。杜解事為政事失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

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碣有大功

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衡案：從子之名

稱兄弟之子為姪，或曰：謂我姑者我謂之姪。今以稱兄弟之子何也？曰：經傳中無稱兄弟之子之文，戴

記云：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因稱兄弟之子為猶子，然此說其義非稱呼也。男女雖異，仍是兄弟之子。故依姑稱姪，猶勝於稱猶子耳。南北史以下稱兄弟之子為從子者，不可枚舉。蓋本于此。朱子不取此文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

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

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釋文：廷，干況反。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章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釋文：君小國，事大國。

占本無小字，正義：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臧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為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君是也。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

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陸燾云：宋之盟，

鄭伯不在，而楚為此言，未詳。或曰：謂盟時約言云爾。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衡案：或說是也。此無可疑者，而陸故開疑竇，所謂為後儒滋一辨者。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

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

否。釋文：駟，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

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

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衡案：縣

憲，盟約之外，蓋有所縣示，故曰憲令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

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

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
 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
 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
 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
 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
 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衡案繫辭曰又言
 乎變者也故雖不
 撰著布卦亦言之某上處極位復之最晚者也而
 又變為頤頤口象故有飲食之義人之所貪莫若
 飲食故有貪昧之象陰邪也陽正也復以反正得
 名上六遠於反正而為貪昧之象故曰迷復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衡案頤有貪昧之象故曰欲復其願而棄其本不脩德衡案遠於反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衡案上

是復歸無所也復歸無所非死而何能無凶乎君

楚子所為與卦象吻合故引易證之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

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

能復為害衡案恤憂也裨竈曰衡案裨本或今茲

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

於明年之次以害為祭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

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祭，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

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

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釋文：壇，徒丹反。正義：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阮元云：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衡案：壇，壇古通，因有據服本欲讀壇為壇者，然壇以象堂，避野合禮也。傳又云：昭其功，注疏是也。正義云：下言草舍，則

此舍上本無草字，石經增入非也。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嫫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正義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告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

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衡案斷取一章與篇義殊，故云余取所求焉。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焉。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衡案卿大夫出署視事，公賜之膳，日有雙雞也。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衡案竊字句盜也，傳云御者知之，則

本與饗人不相謀蓋御者知饗人易難以驚恐也子怒之故去其肉而特饋其汁而不喻其益怒之也傳言之者以見慶封不學無識所以敗也皆為姦肆意妄行而不知檢制之所以敗也

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

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

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

子尾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

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

析歸父衡案下文謂子家速歸注子家慶封字傳

兩子家皆單稱其字而杜一以為慶封一以為析

父亦字非名也古人名字相配杜以歸父為嘉名同然則此

子家亦謂慶封矣蓋析歸父既告晏平仲平仲以

其事重則平仲往其家可知也唯平仲往其家而面

答之故云子仲之言云又焉用盟若是析歸父當還

執慶封不得專辭其盟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字曰

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於貨財顧炎武云邵氏曰此三言者

其知禍將作而以何得慎守其子既得木之對則知其

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要路言將

代之執齊國之權也惠棟云下云及陳于嶽注云

子家亦謂慶封矣蓋析歸父既告晏平仲平仲以

其事重則平仲往其家可知也唯平仲往其家而面

答之故云子仲之言云又焉用盟若是析歸父當還

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莊嶽之間趙岐曰莊嶽齊街里名衡案時無字猶少文子恐其或羅禍故問焉而見其志無字知慶氏必敗欲得其木明不與其難也然非自守之道故誨之曰可慎守也己傳記之者以見陳氏志大晦養以待權之移於己隱然有不可測之勢非善之也顧述邵盧蒲癸主何卜攻

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

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

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泣衡案慶封父

以此為人所愚傳言此者愚者常以所好敗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

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

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

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

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

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盧蒲姜

其勇故不以為意麻嬰為尸為祭尸慶奘為上獻上獻先

獻者釋文與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

公宮

廟在宮內，衡案諸侯三門，廟在中門外之東。

陳氏鮑氏之圍

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

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

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

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柄擊扉三，柄，椽也。

扉，門闔也。以柄擊扉為期。衡案博雅，柄，槌也。子尾

至此抽出之，以擊門扉也。椽，不易抽，子尾欲擊門

扉，以為期而已。安須極力抽之，故下文云：援廟柄。

言廟以別此柄，傳意。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

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於甍。甍，屋棟，衡案

棟，瓦也。柄，在屋角，比椽尤大，故援之能動。以俎壺

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

美，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

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

釋文：稅，吐活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及陳于

嶽，嶽，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

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

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

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

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

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釋文句古侯反正義此時吳君

是餘祭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衡案吳或稱句吳先儒謂句發聲猶越稱於越釋文句古侯反讀如

句則此句亦發聲餘即餘祭之餘句餘為餘祭無疑陸燾棟據史記以服說為是然未言餘祭所

以稱句餘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

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癸巳天

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

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陸燾云案二十一年

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

奔燕然則三子之斥逐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子

之亂也傳云公執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阮元云二

十一年傳云公執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阮元云二

知孰是衡案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齊侯疾病而

立之牙之死三子之奔皆由崔杼背君命而立光

反以爲前後乖違謬甚杜注例舉本公年不言諡

襄字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及其邑焉反

還也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邾殿齊別都以邾殿

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也。正義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邸殿為外邑，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以宰為益，失之。衡案：惠說是。宰主也。不受邸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衡案：富之言幅也。布帛之幅以二尺二寸為度。遷謂增減之。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

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衡案：所以保富在正德為幅，故名之為富。富幅也。利過其幅則敗。吾故不敢貪多，以全其富。即所謂幅也。

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

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衡案：本或作亂。臣惠棟云：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

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

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衡案：十一月

丁亥癸巳，姑依杜頓置兩閏之說。自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推之，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丁亥二十三日，癸巳二十九日，則十二月朔為乙未。蓋未亥形粗相類，因訛為亥耳。戊戌為月四日，如杜說則

十四月間小建十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
二月有此理乎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

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顧炎武云言其尸真中并積

案二十七年前崔杼自縊而死傳雖不言時載在向

僅存其骨而形未壞顯戮辱於死後或天所為宋

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

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涯不敬熒陽宛陵

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

害衡案此以天道言之惡人國之蠹也若不誅之

失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

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

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

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

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正義此意取采蘋之詩

于潦此并言行潦之處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

其亦是出菜之戲劇蘭蓋季女之字召南之女此時

猶能傳其字耳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
暇也猶餘也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鶩公遂行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反衡案穆叔不知處變之道舍惠伯而從昭伯遂
使公蒙親禴之辱故傳又舉向戌之言以章其
失釋明年所以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表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

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
 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釋文
陵反本或作懲誤衡案徵懲通此當讀為懲周王
以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臣子怠慢
莫大焉故從其赴而書之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
 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
 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衡案公在楚有親禴送葬
之禍遂至欲無入其國正與季氏逐昭公相類故書
在楚以見其失常且以罪季氏也傳詳序其事釋所
以他皆不書而獨書於此年也然所以書之則在闕
朝正故正釋之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義各有在焉讀
者思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
 之

閻弑吳子餘祭

閻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衡案

盜以其賤也閻賤於士固當言盜而變文言閻者義

不在貴賤也案傳云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此釋經所以書閻也

君子不近刑人吳子謂俘為閻而閻以刀弑之是其

近刑人甚其見弑之耳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自取故書閻以貶之耳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

蓋以攝卿行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

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

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

同於上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

禘諸侯有遣使賂禘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

患之穆叔曰禘殯而禘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

之凶邪而行禘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

芣先祓殯芣黍穰陸祭云說文梨黍穰也芣芳也

異芳亦作茗爾雅謂之亂祓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殯者以茗為帚非黍穰也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

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北域故葬北郭夏四月葬

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敖即位邲敖康王子熊麋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邲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衡案璽書印封皮也印封皮追而與之璽印與之欲使公治不知書中所言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正義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酒多皇恩溥洪德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惠棟云疏當為誑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疏高誘曰誑讀為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誣欲存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疏為義存者少矣衡案據正義其本作為多見疏今本作祇者依疏謂其情注疏義自示從氏本或從今本作祇非見疏謂其情注疏義自通若作誑人非誣公也其義反晦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

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
 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
 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
 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
 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
 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詩小雅盥不堅固也啓跪

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南北誰敢

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

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人伐越獲俘焉以

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言以刀

明近刑人以衡案釋經所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

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

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

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

亦望君為善衡案鄰近也猶言倣言見善而倣之民望歸之杜以鄰為鄰國故云民亦望君為善如其說子罕不得已而為善矣叔向何以施而不德稱之哉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

也肄餘也屏城也衡案屏蔽也謂庇蔭之下文云室周室天下所宗故謂之周宗耳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周宗指周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

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衡案言晉今棄諸姬而獨治外家雖昏姻之邦其誰旋歸之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阮元云石

字後摩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大
昕云齊字後人妄加石經摩改本是也傳於列國
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
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
游吉以別于大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
稱宋以別于他國左氏傳不可增損一字如此衡
案錢說是也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

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子衡案問二子孰先亡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

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

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

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

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阮元云廣韻云魯有仲

宗璉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

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

三家故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

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

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

尚叔侯之取貨正義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

知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母寧寧也寧自

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

之禮故改之衡案十年傳知伯罵荀偃士句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謂誅之服虔說是也下文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二句皆蒙此取字否則文義不可通杜旣解取之為取貨乃解下文云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傳無怪字貴字杜從何處得來以解彼文也寧取夫人叔侯探先君之意而言之不言己欲取之言雖差激未足以公告叔為悖也正義尚當二字誤倒姑依原文

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

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衡案楊字石經初刻從木後摩改

才段玉裁云初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刻是也今從之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

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

睟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

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

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

為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

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

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終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

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

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

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

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陸粲

南詩何開商紂賈逵云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

未有雅頌之盛是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

然其音不怨怒而文王安撫存恤之故不怨矣為

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

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

之化及衡案衛初都邶部故懿公以前之詩為邶風

詩為鄘風衛乃封國本號其不關二都廢興者為

毛詩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宜

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

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

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

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

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

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

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世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將復興陸粲云服虔曰言其國之與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為之歌

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

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

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

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中井積德云秦國即

謂周之舊都故其聲夏也夏聲猶言京音衛服虔謂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杜注本焉然若其說衛

王鄭齊皆夏聲也何獨稱秦下為之歌魏詩第九文又云其周之舊乎履軒是也

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泱泱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泱泱中庸之

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

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陸粲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逵云其志大直而有曲

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本或作儉疑

後入以杜說追改惠棟云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衡案婉順也順者

曲意行事不失大直賈訓曲近是險儉通魏風葛
履序云其君儉嗇褊急汾沮如序云刺儉也園有
桃序杜讀險為儉是魏俗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
儉嗇杜讀險為儉是魏俗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

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
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

唐世之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
唐世之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

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堯之遺風故名
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堯之遺風故名

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阮元云此疏為後人所改
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阮元云此疏為後人所改

也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阮元云此疏為後人所改
也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阮元云此疏為後人所改

經其字以意妄增耳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
經其字以意妄增耳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

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
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

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鄆以下無譏焉鄆第十三
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鄆以下無譏焉鄆第十三

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
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

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
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

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
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

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左傳車米 卷十七

以體自裁用分而巳其皆美周室所以興其變皆小
心據季札之言臆造此義以後排擊舊說乃宋人師
葉雅當以後又言何臆造此義以後排擊舊說乃宋人師
變雅當以後又言何臆造此義以後排擊舊說乃宋人師
雅何為以後又言何臆造此義以後排擊舊說乃宋人師
主焉得此世躁妄之徒孔子未刪與之詩雅為先
其全乃有後世躁妄之徒孔子未刪與之詩雅為先
評議之人歌之陸季札而歌亦就其一二就所聞而
夫大魯變雅編在詩經聖人為四術以教人豈遠
以後孔子刪詩之序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錄
所陳者為後者詩未刑德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
亦與今詩次序不雅也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
變雅大雅皆正雅也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
禮小雅就周德而評議之雅孔說大雅拘葉夢得曰季
札因雅為所聞而評議之雅孔說大雅拘葉夢得曰季

刺雅之所刺小於大雅故季札於小雅評其變於
大雅評其正以互言出之而大雅正變之義盡
見矣此古人言語文辭之常若二雅正變並論辭
煩義復殆不堪讀以季札之賢左氏之文豈為此
無用之辨哉此義本易知而諸儒不能曉何也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者幽厲雖為之歌大雅陳
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
王念孫云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
予謂熙熙即廣也周語曰熙熙廣也重言之則曰熙
猶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曲而有直體論其
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俱歌
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

屈、屈撓、邇而不逼、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

淫過蕩，服虔云：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徙鎬，衡案：直而不倨，以下十四句皆謂音節遷高下。

相遷也，復而不厭，常日新，正義去而復反，則為人

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復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

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價，德弘大，廣而不宜，不自顯

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守之以道，正義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

行而不流，制之以義，正義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

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

謂之八風也，王引之云：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

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水越之，匏竹節之

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

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襄二九年：傳：五聲

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為文，杜

注云：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體，三類，四物，五

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

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為，故曰：為九歌，八

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氣，籟不得言為矣，杜注：昭二

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矣，篇：天子

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辨風矣，辨風，即

吹，壎箎之風，擊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

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

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節有度

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正義

劉炫

五傳 畢 釋 卷十七 二五

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
 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顧炎武云商周同此
 盛德非必及魯衡案後儒之意多不滿於僖公故
 以頌為周頌不及魯然魯頌所詠上自姜嫄后
 稷所以論孔子當刪之非盛德可乎魯頌又取其
 儒所論孔子當刪之今不唯不刪又取其美思無邪
 之句以為蔽三百篇其重之如何也而後樂師為季
 議之豈以孔子為阿於父母之國邪且樂師為季
 札歌詩節以下不遺而獨遺其國之頌豈亦以魯
 頌為溢美過飾如後儒所見欲掩國之惡而不歌邪
 此尤不可曉故此節見舞象削南籥者象削舞所
 之解唯注疏得之

見舞象削南籥者象削舞所
 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釋文云削音朔正義
 言天下樂削去無道陸祭云程大昌曰南籥者二
 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箏以瑟也
 又杜不言削是為何物案下文韶削與此象削同義
 書稱籥韶司馬貞謂削即籥也字體變耳或云說
 文削以竿擊人疑是舞人所執之竿實儼夫周
 正樂云舞箭謂之削其說皆未識然否衡案釋文

音假借朔從賈說也下文有韶削則當讀為籥蓋同
 南則二南非風之說所由起失之遠矣鼓鐘傳云
 樂故南籥為文王之樂也隱三年傳曰風有采繁
 采蘋二南之稱風尚矣而學者猶或惑程說可笑
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
 大平陸祭云有憾者蓋自觀者言之惜其未身致
 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衡案凡舞象其事以文王
 之聖其澤未廣被天下其見於舞者自然有遺憾
 以象猶武王不及制而崩武未盡善耳而說者
 也說詳於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
 論語集說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

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
洫勤也見舞韶削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疇也疇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削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
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
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
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白五聲和八
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篇數正義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
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

意故杜辨之傳遜云季札以韶樂終也杜以季子聽
云雖有他樂不致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
樂之知以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傳臆
度皆似得於聞音而季子雖賢恐未至此或左氏
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至此或左氏
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衡案季札
素知之賢豈肯為之哉傳駁之甚於杜矣古樂壞
信其說至誣左氏為附會其謬甚於杜矣古樂壞
散其義不可得而聞然子貢嘗云見其禮而王莫
政聞其樂而後賢者皆能聞其樂而己所不德何獨
怪季子哉大抵後儒不能篤信好古己所不德何獨
疑古人甚焉至所以附會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吳子餘祭嗣立馬宗璉云賈服皆以嗣君為夷末
弒而夷末立證之可案經杜謂餘祭使來聘正義
又曲為疏證非是衡案經杜謂餘祭使來聘正義

左傳傳

卷十七

三

辨吳子為餘祭其說極是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過卒餘祭蓋以二十六年即位至此四年未嘗通使於上國嗣君為餘祭甚明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

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衡案

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

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貨利正義鄭玄禮記注云

白經赤緯曰縞衡案說文紵縹屬細者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鮒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

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

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

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

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

集於三家衡案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不言政而言國傳尾摘錄悼十四年三家滅

知伯事終季子此言也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

家正義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衡案多良謂國

多為祗訓適謂平公侈而適以惡人為良大謬讀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

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薑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

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

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

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高

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問丘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

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侯良敬仲也

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

城繇而實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

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亦衡案行往也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

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禪諶鄭

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鄭良霄出奔許、耆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衡案傳釋此經曰、為宋災故、諸侯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而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帝左右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謂也、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如傳所言、專責諸侯大夫之者、尤諸侯之大夫失信、宋人出會貪財、則所云尤之者、尤諸侯之大夫失信、及

非尤宋人貪財也、杜謂故不書其人、釋卿不書、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釋向戌之并、貶不書、書曰、非其人、承上以起、君子之論、書曰、云云、乃釋經書法、非有二義也、據傳文、歸宋財之謀、本出於諸侯之大夫、夫恤患分災、同盟之義也、宋人出會、固其所耳、經豈薄責失信之大夫、而重尤出會之宋人哉、向戌不使諸侯守信、雖由諸侯、而身列其會、不能使諸侯守信、其信未免同罪、故亦不書耳、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郊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蕩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郊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

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

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

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

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

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眾也、城杞在往

年、衡案、凡晉人稱輿、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正義、有與同

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人、也、衡案、周禮、地官、鄉大

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悼公時、晉遷新田、則此時絳縣為野矣

此、老人不類、六十五以下者、故與食者、疑其年、過

六十五、使之言其年、非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

問、不告實、而再問之也、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四十五甲子、其季於

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

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

未滿一甲子、六十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謂去四十

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謂去四十

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

之數也、衡案、當時晉國政、法紊亂、役及耆、老、人

賢者、為國諱之、且實告之、恐長上、得罪、而不可詐

告、其年、故以甲子答之、非故為難、深語、以困吏、胥

也、季如伯仲、叔季之季、季猶未也、言周四百四十

左傳

卷十七

三

五甲子於末甲子中得三分之一也故云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以正月為夏正是也夏時得天故周雖以十一月為正其民間恒言及記時令之書皆用夏正為其便於事也若以此正月為周正則更增一甲子為日二萬六千七百二十日與下二首六身不合且老人云臣生之歲言歲不言年明是夏正故知杜注是也 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

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

置身旁正義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位一為一川為二卜為六自左右行亥字二首橫畫下之為豎畫如身置身左旁則為川是二也亥身析畫有六卜是六者三故上文伯云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本精核正義謂注置字釋傳如字遂訓如為往邵陸諸人為其所誤反駁杜注皆非 士文伯曰然則二

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

主衣服之官正義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

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衡案若是主衣服之官當在君側不宜以為絳縣師參以昭十二年傳皮冠翠被豹舄皆衣外一物則復陶恐亦衣外一物此說然推文義恐當如此以
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輿之官也又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輿此輿之官也然則輿與軍中則掌斲役輜重故免役今役七十三老人故廢之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有史

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策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旗行過王廷王念孫云過當儋括入朝而愆旗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遇諸途也若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

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庭若加一字而曰
鯉趨而過諸廷其可乎衡案括歎於廷深念其所
欲為愆過諸廷與鯉趨過廷之意自別傳文不誤
但杜誤謂近御士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侍御之士謂近御士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欲有此朝廷之權歎於廷不知人過己是其所思
念非尋常之事也故云必有此夫此指其所嘗疑
而言之蓋反叛大事不欲輒宣諸口故言此以影
之耳不通非也
願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為害王曰童
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
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蕪逐成愆成愆
為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

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
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
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臣枉殺羣
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故曰罪在王也此禍
遠胎於先王之世傳推而原之使後世人主知所
戒因終言之故載宋災上其實天王殺佞夫在於
宋災之後非經傳有異也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
之疏
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譁譁出出譁譁熱
也出出戒伯姬聞矣斯哭聲曰譁譁此奚斯之聲也
史記張儀被笞其妻曰譁譁子母讀書游說安有此
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
此聲悲感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
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
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譁譁之聲上明
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譁譁出出乃號咷之聲出

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王引之云敝猶終也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定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

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衡案敝讀為周禮大司馬火弊之弊弊定也止也敝弊古字通用字又作蔽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蔽斷也斷亦定也古人未有訓敝為終者王所引適足以為敝訓定之證而新翔字義訓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衡案所處所也吾所身所居也身所居即心所居也成吾所猶言成吾志子產之志欲從義行事無所偏附也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

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

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

名城門以墓古人雖不拘恐無此理昭五年傳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是卿喪之外不敢自正門出別開一門以出之因名墓門

耳伯有自其瀆入經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

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

西之子子皙之宗主也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

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祔之枕之

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

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

子孫以字為氏上文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子之是也子駟之子疑衍然各本皆同姑依原文子

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

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

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衡案未入國駟帶

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

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兩珪質于河質

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王引之云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

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曲禮曰約信曰誓粒牲曰盟衡案既與子上盟不須復用兩珪質于河釋文本無盟字是也質質諸河神也讀如字是也使公孫盱入

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

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其衛案

既絕經不當書而仍書之者其能入為患者以其嘗為卿故原其罪所由而書之稱人以殺罪伯有也傳不言者既於子矯之卒也子矯公孫蠆卒在

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禪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

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

在降婁降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

降婁中而天明正義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王引之云劉說是也月令仲夏且危

中季夏且奎中月令季夏為周之八月杜當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

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娥

訾之口娥訾管室東壁二十八歲星淫在玄枵

今三十年在娥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正義釋

訾之口管室東壁也十二次子為玄枵亥為娥訾

二十八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

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娥訾三年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

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

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
 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為馬
 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
 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
 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
 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
 蔓、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
 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
 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
 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
 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衡案：寵謂為卿，擢居
 沒而不書，為卿之寵棄矣。如族，人人皆有，何寵之有。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
 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
 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偽，書

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衡案既而無歸於宋紀事之文故不書其人傳自為文以起下文君子之言耳非釋書法也此乃專論書法某人非謂諸侯大夫邪其會于澶淵本謀歸宋財是宋災故乃其本謀也既而無歸於宋故傳書其本謀而釋之曰尤之也尤之也者尤諸侯大夫失信非尤向戌貪財也杜注
 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

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

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

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衡案孟

不獲罪於巨室達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

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

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

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

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

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

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

疆也洫溝也衡案五溝五塗井田法也傳以封洫

法已壞子產復之耳深四尺廣四尺曰溝深八尺

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衡案

田之廬也云廬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邑中

之伍不當言井蓋五家相保邑中之伍也五井相

保井田之伍也故云廬井有伍周禮無此法春秋

之時風俗漸漓子產初意制之以防民僞耳下文

云取我田疇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

秦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路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眾給而

已眾臣祭以芻豢為足陸案云宣十二年法新殺

少牢亦新殺而傳云唯君用鮮則少牢之外別有

新殺故云鮮野獸不然杜豈不知鮮之為新殺哉

陸不知杜意而妄駁之非也然杜云以芻豢為足則失之鮮與腊對給從有無之辭子產之意蓋謂祭貴多品然眾臣之祭有腊則用之無腊則止用少牢不得新殺薦野獸也子張怒子

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

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

不没入衡案里居也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陸案云褚衣之

曰真之褚中以出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盧

文昭云周禮廩人注預藏釋文云預本作貯又作

褚阮元云呂覽樂成篇褚之作貯之元應書引同

衡案褚其物也畜藏其義也子產使都鄙有章上

下有服先是章服奢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僭故畏而畜藏之

吾其與之並畔為疇衡案麻田曰疇伍之即上文

非五家相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阮元云呂覽樂成而死作

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若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

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

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段玉

買朱鉏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其君買朱以公穀之經易此衡案傳云書曰昔人弑其君買朱鉏凡傳言書曰者直舉經文無所改竄與一地兩名經傳各舉其一者自別則此經亦必作買朱鉏矣段說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

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

久矣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

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

十王引之云諄諄眊亂也昭元年傳諄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

爾雅詭詭亂也義與此同諄諄或作詭詭又作眊眊

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瞽之怵怵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

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

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

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

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

樹衡案本或樹下有善字非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

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

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

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讓隱弘多是以有平

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

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

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顧炎武云問齊人用

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衡案下文云子尾殺閭丘

嬰以說于我師注魯以師往預解彼師非釋此傳

誤顧誤解耳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

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樓

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

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

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

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

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

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

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裊齊諡裊

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子，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釋文：衰本又作縗，亦作襚，同。阮元云：縗，正字也。衰，假借字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

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案

死所謂殯宮言其兆見於殯宮矣。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

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

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陸祭云：斥，大也。

廣也。衡案：斥，開也。猶言縱。莊子：田子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

高其閭閻，閻門也。釋文：閻，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

所以止扉謂之閻。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閻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閭閻，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王引之云：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

閣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楸也左傳曰高其閣
 案作閼者左傳原文也作閣者傳寫之誤也元凱
 從作閼之本而訓為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之
 閉閣則為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
 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傳云高其閣厚
 其墻垣與閼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墻同義垣
 亦墻也學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
 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為誤乎近世通儒
 若惠氏定字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
 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
 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辨衡案在存也謂存問之不厚其墻垣以無憂客
 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釋
 葺謂以草覆牆李涪云繕完葺牆文理不達所疑
 字誤遂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
 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比
 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

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邪況此篇因
 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
 則無謂矣王引之云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
 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
 耳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
 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
 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
 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
 猶獻見也陸祭云薦進陳設也衡案陸說即杜義
 薦陳謂進設之於庭即所謂庭實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

罪或衡案濕本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

公晉重耳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

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填塗也莫釋文填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亦謂之甸甸師也

禮甸師職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僕人巡宮巡

之事甸師掌薪蒸故亦設庭燎耳官行夜衡案周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

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

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

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

去則事不廢衡案公不留賓則為日少嫌於事或

速去亦無廢事也事謂使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

行也衡案事謂事變無事則僕人巡官教其不知

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

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言見遇如此寧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濕今銅鞮之官數里銅鞮晉離宮或衡案鞮非本

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迤又有牆垣之限衡案言門卑小不

不可踰越故不得壞垣而納車也門不容車駁

難士文伯高其開闔之語若是門庭之內迫迤又

不必壞垣以致晉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厲猶災

也言水潦無時陸祭云天厲者天之厲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彼疏云水旱之戕
疾病之害是也不戒言不為戒備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大厲作天厲毛誼父
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注云天厲猶地
天興國本監本作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注云天厲猶地
也言水潦無時據此義則當作天厲亦不當作天地之天然經有
言厲疫天殺則天厲亦不為非陳樹華云毛氏未
見石經故不能遽定哀元年賓見無時命不可知
傳云天有苗癘更是一證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
 所命之問晉命己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
 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
 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
 復命友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正義買服

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倅頤煊云案羸露也謂以隸人垣露處諸侯即上文所謂暴露也昭元
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洩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
二訓本互通案徧檢古籍未有訓羸為露者杜
既訓露為羸此當訓羸為露而今訓受者羸本無
露義昭元年傳注今本作露羸也露羸皆訓疲非
暴露之義也倅說安甚今案羸盈同音訓羸為盈
其義自通君行師從而舍之於隸人之垣車馬從
者盈溢於垣內故賈服以下轉盈為受不可易已
者受之極也故賈服以下轉盈為受不可易已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禮加敬衡案禮加其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
數不特加敬
 之館叔向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

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釋文繹本又作

假借字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

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莒犂比

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

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輿立為君去

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為明年奔

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

者父子故復重明例為州之緩聲衡案傳云書曰

則直舉經文段玉裁謂左氏經作買朱鉏是也杜

以經傳異文以買朱鉏為密州之字不知左氏之

例言書曰則皆舉經文君無道也死者稱字無罪也

者也且經例稱國人不思甚矣又案展輿弑其父經

買朱鉏果密州之字書莒人弑之者無罪然故左

氏詳釋之曰犂比公虐國人患之是無道於其民

也又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夫天之立君以

莒子展輿雖怨見廢亦不能弑之夫天之立君以

牧民也今不牧而虐之是背天也背天者罪莫大

焉故傳斷之曰言罪之在也推本究源之言非

謂社稷次之君為輕苟不通此義春秋有不可

得而解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

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

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
 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閻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
 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
 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
 衡案末又作昧通或
 作昧則訛今從宋本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
 度不失事審事情衡案循度而行故不失
 事杜讀徒落反未是民親而
 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
 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
 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
 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
 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
 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
 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詩大雅濯
 以水濯手衡案鄭箋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
 去手也用濯者數用水濯手也如禮之於政如熱
 此則熱不能傷手即所云逝也
 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
 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惠棟云說苑政理篇
 亦載此事蓋本左傳

乃云子大叔善決而文善決訛為美秀衡案美其
 顏秀其容故美秀連言文乃其才故以而字隔之
 此序四人各舉其能善決即能斷乃馮簡子之
 能非子大叔之才美秀訛為善決耳傳文不誤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
 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
 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
 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
 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衡案言子產所
 為如此是以事

皆合禮故文子稱之為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

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

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

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陸祭云漢賈
 誼云治土而

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
 立而待也辭意足與此相比顏師古曰遽速也衡

案遽陸訓速顧訓亟皆通杜以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正義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衡案愈猶益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

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
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
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
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
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正義服虔
云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
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
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字恐非王念孫云
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

文威儀而行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而
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
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
明言令尹無威儀已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
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
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行威字而各
本皆沿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
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衡案王說是也
據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十行本王所引本
也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十行本王所引本
儀王據義訂之今從之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
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阮元

云間即嫺字之假借說文嫺雅也衡案嫺習也毛傳棣棣富而間習也選算通故杜訓數言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陸粲

記緇衣注引此詩鄭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也衡案杜以攝為引持之義故云佐也鄭以為攝

酒之攝故云相攝正二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說皆通而鄭義差優

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

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

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左傳輯釋卷十七終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左傳輯釋卷十七終

彦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